

中亚史纲要

加文·汉布里 主编



商务印书馆

中 亚 史 纲 要

加文·汉布里 主编

吴 玉 贵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4年·北京

CENTRAL ASIA

据纽约德尔出版公司1969年英文版译出

中亚史纲要

吴玉贵译

责任编辑：赵 琪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242-2/K·233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數 237 千

印张 11 1/4

定价：10.40 元

译 者 的 话

汉布里主编的《中亚史纲要》先后出版过德文(1966年)、英文(1969年)两种版本,译者是根据英文本翻译的。原书共二十章,我们只翻译了前十五章。所译部分的时间断限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阿契美尼王朝至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即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到现代中亚格局的形成,基本上包括了从古代到现代的中亚历史。

中亚史头绪繁多,史料零碎、分散,具有相当的难度。本书以较小的篇幅,清晰地勾勒出了历时两千多年,错综复杂的中亚历史脉络,有助于我们了解中亚史的发展进程;而且由于各章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所以对中亚史各个阶段有重大争论的问题,大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不同于一般通史性著作的泛泛而论;同时在“注解”与“参考书目”中,编者还特意具列了中亚史研究各个方面的基本书目,我们也可以将本书看作研究中亚史的入门读物。

本书最明显的缺憾是“详于西而略于东”,即对于中国中亚地区的历史以及中国历代王朝在中亚的活动着墨不多,但是对于我国读者来说,这恰恰可以弥补我们对中国中亚地区历史知之较多,而对国外中亚历史知之较少的不足,帮助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了解中亚地区的历史。

1982年，已故的马雍老师嘱我翻译此书，以作为学习中亚历史的门径，其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断断续续，拖了七年之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深切地感到自己在专业知识与语言水平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译文中肯定有很多错误，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有些中亚专用名词，在我国古代各个朝代的史书中，以及在同一朝代的不同著作中，都有各种不同的译法，要严格按照古代各朝已有的译名来译写中亚专名，不仅以我的学力无法做到，而且在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到。译文中除了少数专名外，我们尽量采用了目前我国中亚学界较为通行的译名。其他译名都是按照商务印书馆颁发的“译写通则”翻译的。

本书正文以及“注解”、“参考书目”中出现的德、法、俄以及波斯、阿拉伯、蒙、梵等文字的书名和专名，译者请教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刘迎胜、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小甫，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宋力道、美国研究所任越以及历史研究所耿昇、宋岷、余太山、宋晓梅等先生和师长。此外马雍老师生前曾校阅了导言和第一章，余太山师长审读了第一、二、三、四诸章的译稿，陈高华老师、郝镇华先生以及王骥师兄也热情地给予了译者很多的帮助，尤其是商务印书馆赵琪先生不厌其烦地对译者进行了具体指导，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原书附有一页“编者与撰稿人简介”，现译出供读者参考：

本书主编加文·汉布里是耶鲁大学印度史副教授。他曾经就学于莫尔文和剑桥皇家学院，并且在剑桥获得了印度史博士学位。从1961年至1968

年，经由斯玛茨英联邦纪念基金会倡议，他在伊朗、土耳其和印度为英国对外文化协会工作，其中，1963—1964年是在剑桥度过的。汉布里博士是《莫卧尔印度的城市》一书的作者，此外他还发表了有关印度和伊朗历史的数篇论文。汉布里博士现在正在撰写关于十五世纪赫拉特的专著。在本书中，除了《导言》之外，他还撰写了第5—9，第12—13各章。

第14章的作者亚历山大·德邦尼格桑在巴黎法国高等实验学院工作。

第1章至第4章的作者大卫·比瓦尔在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工作。

第11章的作者玛欣·哈吉扬普尔是加文·汉布里的妻子，她出生于伊朗德黑兰，曾经就学于德黑兰大学。

第10章由尚塔尔·勒梅尔西埃—凯尔克热撰写，他在巴黎法国高等实验学院工作。

第15章的作者理查德·皮尔斯是安大略金斯顿之奎因斯大学的教授。

吴 玉 贵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89年11月

目 录

原序.....	1
导言.....	3
第一章 阿契美尼王朝与马其顿帝国: 稳定与动乱	24
第二章 游牧帝国与佛教的传播.....	49
第三章 中亚的萨珊人和突厥人.....	70
第四章 伊斯兰帝国的崛起.....	90
第五章 西藏文明的建立.....	110
第六章 成吉思汗的一生.....	120
第七章 蒙古帝国的鼎盛时期.....	138
第八章 金帐汗国.....	157
第九章 察合台汗国.....	174
第十章 哈萨克与乞尔吉思.....	192
第十一章 帖木儿帝国与乌兹别克对河中 地区的征服.....	204
第十二章 昔班王朝.....	221
第十三章 乌兹别克汗国的衰落.....	236
第十四章 沙皇和苏联统治下的突厥人.....	252
第十五章 俄国的征服及其对突厥斯坦的管理.....	277

地 图.....	299
第 1 图 中亚(299)	
第 2 图 伊斯兰教在中亚的扩张(299)	
第 3 图 阿契美尼朝与帕提亚(安息)时期的伊朗与西南亚地区(300)	
第 4 图 印度—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301)	
第 5 图 十二世纪末的蒙古地区(302)	
第 6 图 察合台汗国(302)	
第 7 图 十三世纪后半叶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蒙古帝国(303)	
第 8 图 哈萨克诸帐	
第 9 图 帖木儿朝与昔班朝时期的河中、呼罗珊以及伊朗西部地区(304)	
第 10 图 俄国对中亚的征服(305)	
注解与参考书目使用的缩写.....	306
参考文献要目.....	307
索引.....	326

原 序

作为地理概念,“中亚”一词很难有一个精确的定义。在本书中,“中亚”主要是指苏联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等五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现在中国境内以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知名的三个自治区。但是,因为在许多世纪中,中亚诸民族与生活在欧亚草原地区边缘邻人的交往几乎没有中断过,本书作者感到,有必要多次涉及到发生在中亚边界之外的历史事件和民族迁徙。

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试图对中亚地区的历史进行综合的叙述。编者之所以准备刊印这本书,就在于急切地感到,就中亚历史来说,以前缺乏从类似的角度进行概括研究的范例。但是从一开始,笔者就认识到,以这本书的规模而言,对历时二千五百年,见诸记载的历史进行全面论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进行简要叙述,以集中反映笔者感到具有特殊意义的中亚历史的各个方面。这样就不得不删去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希望更详细地了解中亚史的读者,应该查阅注解中所引参考书目和本书具列的参考文献,主要出于以上考虑,笔者将注解(汉译本改为页下注——译者)和参考书目放在一起。

读者应该注意到,在导言中,对于以畜牧为基础的游牧生活的一般讨论,主要是关于前殖民时代和前工业化时代的中亚环境,在

这里,作者很谨慎地使用了过去时。读者还应该注意,在处理大量互不相关的语言的原始材料,将中亚名词译为英语时,本书撰稿人没有刻意强求一致。

加文·汉布里

于耶鲁大学

导 言

1

中亚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地理特征，是它完全隔绝来自海洋的影响。这一特点导致了中亚降雨量的稀少，由于缺乏雨水，使中亚大部分地区变得异常干燥。这种地理上与海洋隔绝的状况，历史上相应的表现为中亚各民族都被排斥在海上探险、贸易或者政治扩张活动之外，而至少自十八世纪以来，海上探险、贸易以及政治扩张等活动，在人类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中亚常与相邻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但实际上，在撒哈拉以北的东半球上，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中亚那样，不受外部压力的干扰——至少在十八世纪俄国、中国开始将他们的疆域扩拓到草原地带之前是如此。

中亚是一片浩渺无垠的沙漠和草原，这种浪漫主义的说法虽然不无夸张，需要补充，但决不能说是错误的。作为一般叙述，我们完全可以说，沙漠和草原终止的地区，也就是中亚边界终止的地区——例如在北方，中亚草原与西伯利亚的泰加森林南缘相接。中亚的南界，则由一条将近四千英里，几乎是连绵不断的山链标志出来。这些山脉从中国一直延伸到里海，挡住了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以及中东方向的通路，由东往西，这些山脉是南山、阿尔金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帕鲁帕米苏斯山、厄尔布尔士山和高加索山脉。虽然昆仑山脉实际上是无法通行的，而喀喇昆仑山的通道在十九世纪之前，也许就没怎么被人利用过，但仅只是这一山

链的个别地段,才是人们无法翻越的屏障。兴都库什山、帕鲁帕米苏斯山以及厄尔布尔士山,从来就没有阻挡过南北方向的民族迁徙运动。在这山链的南面,是两个在历史上与中亚本土有着不解之缘的高原。西藏高原从其南面被喜马拉雅山所环抱,伊朗高原的东南侧是吉尔特尔山脉和苏来曼山脉,它的西南侧是扎格罗斯山脉。

要确定中亚东部和西部的界限,是比较困难的。在东部,大体可以沿着中国长城划出一条界线,然后从热河,沿着满洲森林地带向北延伸。但在西部,乌克兰草原则一直延伸到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构成了中亚草原地区地理和历史的延伸。

尽管沙漠和草原在中亚占有显著优势,但中亚还是有其复杂的自然特色。这里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和最低的凹地,例如位于里海东北部 and 新疆吐鲁番周围的凹地。而且中亚地区的气温差别也是极为悬殊的。大致位于北纬 35° 至 55° 之间的中亚地区,为了方便起见,可以沿锡尔河与天山山脉划一条假想的线,将它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中亚北部虽然有部分地区是干旱的,但其大部分地区都很湿润。湿润的气候,为中亚北部提供了广袤的牧场,对于游牧生活来说,这是一个先决条件。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量俄国和中国农业移民出现之前,游牧生活一直是统治着中亚北部地区的突厥和蒙古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

几乎无雨的南部地区是非常干燥的,这里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沙漠。在苏联政府兴修了大量灌溉工程之前,中亚南部的居民大多被限制在绿洲和大河流域。由于水利技术的熟练应用,这里从很早的时期起,就有了精耕细作的农业。伊朗文明和伊斯兰教的

影响，久已成为中亚南部地区都市和绿洲的特色。除了一些富庶城市的诱惑之外，中亚南部地区对游牧民族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因此，虽然来自天山北部的游牧入侵者一次又一次地掠夺和侵略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地区，但他们从不大批地停留在此地。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不但牧场贫瘠，而且由于缺乏水，还得被迫从事吃力的水利工程。

从里海南岸到贝加尔湖沿岸，分布着一系列大山脉，与中亚的沙漠和草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些山脉中，最高的是帕米尔山脉。帕米尔山脉从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的交汇处向北延伸，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为“世界屋脊”。慕士塔格峰高达 24388 英尺，公格尔峰的有些峰巅则超过了 25000 英尺。帕米尔山脉将塔里木盆地与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分隔开来，接近帕米尔西部和北部的，是一系列较小的山脉，这些山脉环抱着一些河谷，锡尔河和阿姆河就是通过这些河谷，向下游流入了平原地带——巴达赫尚和费尔干纳。在中世纪的旅行者中，巴达赫尚以其绿松石和红宝石著称。肥沃的费尔干纳则在中国唐代被誉为“天马之乡”。天山位于帕米尔的东北方，向东一直延伸到了戈壁。天山将位于其北部的肥沃的伊犁河流域和准噶尔与南部干旱的塔里木盆地（喀什噶里亚）分离开来。除了东面以外，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从三面环绕着塔里木盆地。与险峻的昆仑山脉不同的是，天山从来没有阻碍过南北两个地区的相互交流。在这一点上，天山与更高的帕米尔山脉倒是不无相似之处。在中国以“天上的山”知名的天山，是亚洲最大的山脉之一，汗腾格里峰高达 23600 英尺。

天山东北部，突起着高约 10000 英尺的阿尔泰山脉，这里是突

4 厥民族的传统居地。连接天山与阿尔泰山的，是一系列低矮的山脉，即准噶尔西部山地和塔尔巴哈台山。在这些山脉中，贯穿着一些较长的河谷，这些河谷是游牧民族经常从准噶尔盆地和戈壁地区进入现在哈萨克斯坦的通道。由阿尔泰山再往北，往东，是座落在外蒙古境内的东、西萨彦岭。萨彦岭几乎一直延伸到了贝加尔湖。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山链，将中亚地区分成了两半，这条山链起于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附近，终止于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地区附近。除了新疆的维吾尔人和中国东干人外，伊斯兰教的影响被限制在山链以西，而在山链以东，则强烈地受到西藏佛教和汉族文明的影响。

山地地形对中亚各民族的迁徙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沙漠的影响至少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里海与咸海之间的乌斯季乌尔特；科彼特山脉（东厄尔布尔士北面的悬崖）和阿姆河之间的卡拉库姆；将阿姆河下游地区与锡尔河下游地区分开的克孜勒库姆；锡尔河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半沙漠地带别特帕克达拉草原（以“饥饿草原”著称）；将内外蒙古分开的大戈壁；以及位于天山南部，斯坦因认为可能是世界上沙丘覆盖的沙漠中最可怕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所有这些沙漠都对中亚的民族迁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塔克拉玛干风蚀黄土带的东面是罗布泊（古代罗布泊的盐壳，最初由西南到东北，绵延大约 160 英里，最宽处大概有 90 英里），在这之外，还有白山。塔里木盆地、疏勒河盆地和额济纳河盆地，也是三个极为荒凉的沙漠。正是这一点，使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假定，中亚地区的主要特征是严重的干旱和周期性的气候变动。但是，亨廷顿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斯坦

因的考古发现所否定。斯坦因断定：

就我们能够追溯的古代遗址和可靠的记录来看，古代在塔里木盆地巨大的低压槽内的气候环境，几乎与现在是同样干旱的。另一个结论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内，由大河带来的水量大大减少了^①。

中亚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两种独特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干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凭借（中亚多数大河都向北流入北冰洋）的结果，中亚的主要作用是隔离开了其周围的中国、印度、伊朗、俄国等文明。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中亚的古代商路，也为中亚周围的诸文明提供了一条细弱的，但又绵绵不绝的联系渠道。正是依靠这些渠道，中亚周围诸文明在各自得到一些贵重商品之外，还得到了一些对方的有限的知识。如果不是中亚商路的话，它们就得不到这些，或者至少要困难得多。

就商业、手工业和文化成就诸方面来说，中亚最重要的地区，恐怕非阿姆河、锡尔河地区莫属了。在希腊人那里，阿姆河和锡尔河分别以 Oxus 和 Jaxartes 知名，而阿拉伯人则分别将它们称为 Jayhun 和 Sayhun^②。阿姆河以南，向西南一直延伸到伊朗的卡维

^① M. A. Stein, 'Innermost Asia: its geography as a factor in history' (斯坦因《腹地亚洲》),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25, 489. 参见 E.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 (亨廷顿《亚洲的脉搏》), London, 1907.

^② 关于阿姆河河道的争论，见 V.V. Barthold, *Nachrichten über den Aral-See und den unteren Lauf des Amu-darja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zum XVII. Jahrhundert* (巴托尔德《关于咸海和阿姆河下游的报道——上古至十七世纪》), Leipzig, 1910. B. Spuler, *EI*, sv. 'Āmū-Daryā' (《伊斯兰百科全书》，斯普勒“阿姆河条”）。

尔盐漠,是阿拉伯人叫做呼罗珊的地区(它比现代伊朗同名的呼罗珊省要大得多)。中世纪时,呼罗珊地区的主要城市有你沙不尔、徒思(后来被马什哈德取代)、木鹿、赫拉特、巴尔赫^①。这些城市都因其商业活动、精湛的手工艺,特别是金属工艺而闻名于世。锡尔河与阿姆河中游之间的地区,希腊人称为 Transoxania,阿拉伯人称为 Mawarannahr。在穆斯林时期,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是这里最重要的都市中心。花刺子模位于阿姆河下游,咸海正南。中古时期,玉龙杰赤^②是花刺子模的首府。玉龙杰赤的地位后来被希瓦取代,一直到十九世纪,这里附近的地区都称为希瓦。在锡尔河以外,河中地区的东北是赭时,即塔什干周围的地区。象费尔干纳附近的城市一样,赭时的城市虽然在规模上与重要性方面,都无法与河中地区和呼罗珊的城市相提并论,但这些城市在中世纪以制造甲仗、兵器、马具而驰名于世。而且它们所处的位置,也使这些城市更易于受到相邻的游牧社会周期性变动的冲击。河中地区及其邻近地区除了不相称地产生了大量穆斯林学者、艺术家以及技艺精湛的工匠外,还在连结远东、中东和地中海世界的横贯大陆的商业网中,占有关键的地位。正是因为河中地区在交通中的作用,河中地区居民的高超技艺,使河中地区在中亚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经历了许多世纪的中亚商队贸易,有许多不同的路线,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连结中国与西方的道路。在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建

① 你沙不尔 (Nishapur), 今译内沙布尔, 徒思 (Tus) 今译图斯, 木鹿 (Marv) 今苏联马雷, 巴尔赫 (Balk) 即缚喝。——译者

② 玉龙杰赤 (Urganj), 今译乌尔根奇。——译者

立之前,穿越喀什噶里亚的道路,恐怕是最常走的路线了。从甘肃境内的敦煌绿洲出发,或者沿着塔克拉玛干南缘的道路,由阿尔金山脉北麓,到达和田和叶尔羌,然后再翻越帕米尔;或者沿着罗布泊到哈密、吐鲁番^①,再穿越库车、阿克苏,抵达喀什噶尔,到达帕米尔。对于到达了吐鲁番的商队来说,还有第三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即由吐鲁番往西北,进入准噶尔,到达七河地区,离开天山南下至锡尔河。

从锡尔河起,商队或经咸海、里海北部草原,进入黑海地区;或者渡过锡尔河(通常是在讹答剌渡河),进入河中地区。或由此前往花刺子模地区的玉龙杰赤,或到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在这里可以与那些由帕米尔穿越费尔干纳谷地而来的商队汇合(通过帕米尔南部的商道,则进入巴达赫尚,再进而到达阿姆河之南的巴尔赫)。虽然从布哈拉去喀布尔和印度的商队,是在阿姆河上游巴尔赫方⁷向渡过阿姆河,然后穿越兴都库什山,但是从布哈拉往木鹿的道路,则经常是在查尔朱方向渡河的。从木鹿起,那些商队或者是在巴尔赫集中,或者取道前往你沙不尔,由此再至赖依(现在的德黑兰附近)。在这里,有几条道路可供选择:或南下伊斯法罕,或西南行至哈马丹和巴格达,或由正西到大不里士和拜占庭。

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内,政治环境自然总影响到商路的重要性、安全性以及商路的繁荣状况。例如,在十三世纪蒙古统治的和平时期,与通过喀什噶里亚的古代道路相比,人们宁愿选择经由七河流域和准噶尔的天山北麓的道路。在十七、八世纪,俄国人入侵到

^① 在汉代,这条道路经由罗布泊抵达库车。见斯坦因上引书,第394—5页。